



◆黄懿陆 著



滇国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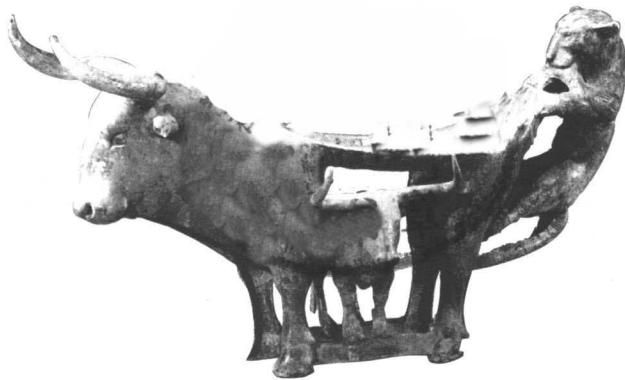
滇国实际的辖区以今昆明呈贡为中心，北抵东川，西到楚雄、西南连元江，南接蒙自，东含曲靖全境，东南至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。这是滇国在先秦时期的势力范围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，滇国有过迁都事件，其后滇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在今晋宁。其地与呈贡仅仅是滇池之隔，属滇中高原浅割的中山地带。从考古文物图像分析，当时的滇国境内有大量的动物，飞禽走兽一应俱全，树大林密，水肥草茂，物产丰富，人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……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滇国史

◆黄懿陆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滇国史 / 黄懿陆著 . —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，
2004.5

ISBN 7 - 222 - 04045 - 5

I. 滇... II. 黄... III. 滇(古族名)—民族历史
—研究 IV. K2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0231 号

责任编辑：张 波

装帧设计：鞠洪深 胡元青

版式设计：胡元青

责任印制：洪中丽

书 名	滇国史
作 者	黄懿陆 著
出 版	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	
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	650034
网 址	ynrm. peoplespace. net
E - mail	rmszbs@ public. km. yn. cn
开 本	889 × 1194 1/32
印 张	11
字 数	270 千
版 次	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- 3000
排 版	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
印 刷	
书 号	ISBN7 - 222 - 04045 - 5
定 价	25.00 元

尊敬的读者：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发行部电话：(0871)4194864 4191604 4107628(邮购)

目
录

目
录

第一章 滇国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	(1)
第一节 文献古籍中的滇国	(1)
一 《史记》中的滇国	(1)
二 《汉书》中的滇国	(4)
三 《后汉书》中的滇国	(6)
第二节 出土文物再现滇国	(8)
一 荒山野岭上的古滇国墓群	(9)
二 滇国墓群出土的重要文物	(15)
第二章 滇国的建立	(22)
第一节 有关庄蹠王滇的争论	(22)
一 古代学者对庄蹠王滇的疑问	(22)
二 当代学者对庄蹠王滇的争论	(26)
三 探索庄蹠王滇真伪问题的关键	(33)
第二节 楚国的越人庄蹠及其东地兵	(34)
一 庄蹠或盗或将的记载	(35)
二 “善用兵”的庄蹠将军	(40)
三 庄蹠起兵实为越人反楚自治	(44)
第三节 庄蹠据东地自治的若干问题	(59)
一 楚国东地是否复全的问题	(59)
二 齐国是否攻伐东地的问题	(61)
三 庄蹠及其东地兵是否反抗的问题	(65)
四 庄蹠及其东地兵归顺于楚的问题	(69)

滇国史

五 庄蹠及其东地兵与宋王偃和楚国的关系	(72)
六 庄蹠何时就任东地大司马的问题	(75)
第四节 司马迁无法解决的矛盾	(81)
一 或盜或将两个庄蹠的矛盾	(81)
二 庄蹠为何位楚王苗裔的矛盾	(83)
三 庄蹠王滇后不能归报和时间上的矛盾	(87)
四 “治越”和“治蹠”的矛盾	(87)
五 记载齐索东地而对东地越乱视而不见的矛盾	(88)
六 楚之“淮北”和楚之“东国”的矛盾	(89)
第五节 庄蹠起兵、王滇的时间	(91)
一 庄蹠先将后“盜”，“盜”后又将	(91)
二 庄蹠的最后一战及其王滇的时间	(94)
三 庄蹠王滇的意义	(105)
第三章 滇国的政治状况	(109)
第一节 滇国的疆域、地理环境和政治中心	(109)
一 滇国的疆域及地理环境	(109)
二 滇国的政治中心	(111)
第二节 滇王世系	(136)
一 历代滇王墓出土重要文物的鲜明特征	(137)
二 晋宁石寨山 M12 墓主疑为庄蹠之孙	(139)
三 滇国史上的历代国王	(142)
第三节 滇国的王权、神权、军权统治	(143)
一 滇国的政权体制	(143)
二 滇国的神权	(145)
三 滇国的军权	(160)
第四章 滇国的主体民族及与周边民族(方国)的关系 …	(169)
第一节 关于滇国主体民族的争论	(169)

目
录

一 麾族说	(169)
二 白族说	(170)
三 楚人说	(172)
第二节 百越民族是滇国的主体民族	(173)
一 “越”的因素多于“夷”的因素	(173)
二 滇池区域出土文物呈现百越文化特征	(175)
第三节 滇国的越人称谓	(176)
一 濬人	(176)
二 滇越	(185)
第四节 与周边民族(方国)的关系	(186)
一 与昆明人的关系	(186)
二 与么些人的关系	(190)
三 与夜郎的关系	(196)
四 与哀牢的关系	(198)
 第五章 滇国的文化	 (207)
第一节 滇国文化的发展	(207)
一 新石器时代的先滇文化	(207)
二 庄蹠王滇前后的青铜文化	(209)
第二节 滇文化主要是百越文化	(213)
一 百越文化与楚文化比较	(213)
二 庄蹠带来的主要是百越文化	(214)
三 滇文化中的楚文化痕迹	(215)
第三节 滇国的物质文化	(218)
一 农牧渔业的发展	(218)
二 建筑艺术及其手工业的发展	(223)
三 滇国货币	(233)
第四节 滇国的风俗习惯	(238)
一 五彩缤纷的人体装饰	(238)

三



滇国史

二 集市贸易及其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	(242)
第六章 滇国的衰亡	(251)
第一节 滇国内属	(251)
一 滇国内属的经过	(251)
二 滇国内属的意义	(252)
三 寻找滇王踪迹	(253)
第二节 滇国主体民族的后裔	(268)
一 滇国越人和壮族的关系	(268)
二 滇国越人和傣族的关系	(278)
三 《石城会盟碑》和《泐西双邦》	(283)
四 先滇越人和布依族	(290)
附 录	(296)
一 滇国历史大事记	(296)
二 滇国及益州称谓揭秘	(310)
三 滇国及其周边百越方国僰文概览	(327)
后 记	(336)

四



第一章 滇国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

第一节 文献古籍中的滇国

提到古代滇国，人们自然想起司马迁。云南最早见诸于文献典籍的历史，就是经司马迁之手，记录在千古不朽的历史巨著《史记》当中。其后，从汉朝到民国，共有《汉书》、《华阳国志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括地志》、《元和郡县志》、《十道志》、《通典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通志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蜀鉴》、《云南纪略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、《混一方舆胜览》等数十种文献，记载了楚将庄蹻创建滇国之事。但除了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之外，所有文献对滇国的记载都是对《史记》的抄录和引用，没有新意；还有的对原作进行了篡改。

一 《史记》中的滇国

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记载：

西南夷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；其西，靡莫之属以什数，滇最大；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，邛都最大；此皆魋结，耕田，有邑聚。其外，西自同师以东，北至楪榆，名为嶲、昆明，皆编发，随畜迁徙，毋常处，毋君长，地方可数千里。自嶲以东北，君长以什数，徙、筭都最大。自筭以东北，君长以什数，冉駩

最大。其俗或土著，或移徙，在蜀之西。自冉駩以东北，君长以什数，白马最大，皆氐类也。此皆巴、蜀西南外蛮夷也。

始楚威王时，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，略巴、蜀、黔中以西。庄蹻者，故楚庄王苗裔也。蹻至滇池，地方三百里，旁平地，肥饶数千里，以兵威定属楚。欲归报，会秦击夺楚巴、黔中郡，道塞不通，因还，以其众王滇，变服，从其俗，以长之。秦时常頄略通五尺道，诸此国颇置吏焉。十余岁，秦灭。及汉兴，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。巴、蜀民或窃出商贾，取其筭马、僰僮、髦牛，以此巴、蜀殷富。

.....

及元狩元年，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，言居大夏时见蜀布、邛竹杖，使问所从来，曰“从东南身毒国，可数千里，得蜀贾人市”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。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，慕中国，患匈奴[奴]隔其道，诚通蜀，身毒国，道便近，有利无害。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、柏始昌、吕越人等，使间出西夷西，指求身毒国。至滇，滇王尝羌乃留，为求道西十余辈。岁余，皆闭昆明，莫能通身毒国。

滇王与汉使者言曰：“汉孰与我大？”及夜郎侯亦然。以道不通故，各自以为一州主，不知汉广大。使者还，因盛言滇大国，足事亲附。天子注意焉。.....

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。滇王者，其众数万人，其旁东北有劳浸、靡莫，皆同姓相扶，未肯听。劳浸、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。元封二年，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、靡莫，以兵临滇。滇王始首善，以故弗诛。滇王离难（西南夷），举国降，请置吏



入朝。于是以为益州郡，赐滇王王印，复长其民。

西南夷君长以百数，独夜郎、滇受王印。滇小邑，最宠焉。

太史公曰：楚之先岂有天禄哉？在周为文王师，封楚。及周之衰，地称五千里。秦灭诸侯，唯楚苗裔尚有滇王。汉诛西南夷，国多灭矣，唯滇复为宠王。然南夷之端，见构番禺，大夏杖邛竹。西夷后拂，剽分二方，卒为七郡。

司马迁在对西南夷的总述当中，用4个“皆”字来区分西南夷的民族成分或生活习俗。“皆”在古代汉语中有三种解释：一是“都”“俱”的意思，作总括之辞，《易经·集解》：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”；二是作“普遍”解，《诗经·周颂·丰年》：“以洽百礼，降福孔皆”；三是“一道”的意思，《尚书·汤誓》：“时日曷丧，予及汝皆亡”。《史记》其“皆”，宜作“都”解释。

“皆”一：把夜郎、滇、邛都包括在“魋结，耕田，有邑聚”的范围之内，是定居的稻作民族。其中的“滇”比较特殊，归入“靡莫之属”，以区别于“夜郎”“邛都”两个王国。

“皆”二：把“巂”“昆明”归属于编发民族。他们“随畜迁徙，毋常处，毋君长”，生活不稳定，流动性大，没有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。

“皆”三：囊括了“自巂以东北”到“自筰以东北”及其“自冉駩以东北”的广大地区，都是“氐类”。

“皆”四：把上述三个“皆”包含的少数民族都归入“巴、蜀西南外蛮夷”的范畴。可见只有“皆”四，才是司马迁这一段话总的概括。而在这个总括当中，并未对所有西南夷君长进行族别标识，其中的“皆”三，并不代表“皆”一和“皆”二。

“皆”四当为西南夷总称，指的是西南各少数民族。

司马迁关于滇国的记载，是当今云南一部分地区首次明确进



入正史的记载。其后文献古籍记载滇国事迹，均源于《史记》。

二 《汉书》中的滇国

班固《汉书》关于滇国的史料载于《西南夷列传》：

南夷君长以十数，夜郎最大。其西，靡莫之属以十数，滇最大。自滇以北，君长以十数，邛都最大。此皆椎结，耕田，有邑聚。其外，西自桐师以东，北至叶榆，名为嶲、昆明，编发，随畜移徙，亡常处，亡君长，地方可数千里。自嶲以东北，君长以十数，徙、筭都最大。自筭以东北，君长以十数，冉駹最大。其俗，或土著，或移徙。在蜀之西。自駹以东北，君长以十数，白马最大，皆氐类也。此皆巴、蜀西南外蛮夷也。

始楚威王时，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，略巴、黔中以西。庄蹻者，楚庄王苗裔也。蹻至滇池，方三百里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，以兵威定属楚。欲归报，会秦击夺楚巴、黔中郡，道塞不通，因乃以其众王滇，变服，从其俗，以长之。秦时尝破，略通五尺道，诸此国颇置吏焉。十余岁，秦灭。及汉兴，皆弃此国而关蜀故徼。巴、蜀民或窃出商贾，取其筭马、僰僮、旄牛，以此巴、蜀殷富。

.....

及元狩元年，博望侯张骞言使大夏时，见蜀布、邛竹杖，问所从来，曰：“从东南身毒国，可数千里，得蜀贾人市”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。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，慕中国，患匈奴隔其道，诚通蜀，身毒国道便近，又亡害。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、柏始昌、吕越人等十余辈间出西南夷，指求身毒国。

至滇，滇王当羌乃留为求道。四岁余，皆闻昆明，莫能通。滇王与汉使言：“汉孰与我大？”及夜郎侯亦然。各自以一州王，不知汉广大。使者还，因盛言滇大国，足事亲附。天子注意焉。

.....

使王然于以粤破及诛南夷兵威风谕滇王入朝。滇王者，其众数万人，其旁东北劳深、靡莫皆同姓相杖，未肯听。劳、莫数侵犯使者吏卒。元封二年，天子发巴、蜀兵击灭劳深、靡莫，以兵临滇。滇王始首善，以故弗诛。滇王离西夷，滇举国降，请置吏入朝，于是以为益州郡，赐滇王王印，复长其民。西南夷君长以百数，独夜郎、滇受王印。滇，小邑也，最宠焉。

后二十三岁，孝昭始元元年，益州廉头、姑缯民反，杀长吏。牂柯、谈指、同并等二十四邑，凡三万余人皆反。遣水衡都尉发蜀郡、犍为奔命万余人击牂柯，大破之。后三岁，姑缯、叶榆复反，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。辟胡不进，蛮夷遂杀益州太守，乘胜与辟胡战，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。明年，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，大破益州，斩首捕虏五万余级，获畜产十余万。上曰：“钩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，斩首捕虏有功，其立亡波为钩町王。大鸿胪广明赐爵关内侯，食邑三百户。”

《汉书》对西南夷情况的记载与《史记》略有不同，但意思更显明确。对西南夷的总括，《汉书》只用了3个“皆”。其“皆”一加“此”，则是对“滇”“夜郎”“邛都”的总括，与下述“皆”二、“皆”三无关。“皆”二指“西自桐师以东”到“白马最大”，“皆氐类也”。其下“皆”三，则是“皆”二包含的所有部落的总括，“此皆

巴、蜀西南外蛮夷”。

《汉书·西南夷列传》中把西南夷分为两大部族，即“椎结”民族与“氐类”。此外，《汉书》还记述滇王于公元前109年降汉之后，事隔23年（公元前86年），当地发生了少数民族造反之事。可以说，《汉书》对滇王国的记载，在司马迁《史记》的基础上，又有所增加。只是滇王活动失察，杳无踪影。

此外，宋王钦若、杨亿《册府元龟》，郑樵《通志》，元李京《云南志略》，明谢肇淛《滇略》，明刘文徵《滇志》等史籍均沿袭《汉书》的观点。

三 《后汉书》中的滇国

《后汉书·西南夷列传》载：

西南夷者，在蜀郡徼外。有夜郎国，东接交阯，西有滇国，北有邛都国，各立君长。其人皆椎结左衽，邑聚而居，能耕田。其外又有嶲、昆明诸落，西极同师，东北至叶榆，地方数千里。无君长，辩发，随畜迁徙无常。自嶲东北有筰都国，东北有冉駹国，或土著，或随畜迁徙。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，氐种是也。此三国亦有君长。

.....

初，楚顷襄王时，遣将庄蹻从沅水伐夜郎，军至且兰，椓船于岸而步战。既灭夜郎，因留王滇池。以且兰有椓船牂柯处，乃改其名为牂柯。.....

滇王者，庄蹻之后也。元封二年，武帝平之，以其地为益州郡，割牂柯、越嶲各数县配之。后数年，复并昆明地，皆以属之此郡。有池，周回二百余里，水源深广，而末更浅狭，有似倒流，故谓之滇池。河土平敞，多出鸚鵡、孔雀，有盐池田渔之饶，金银畜



产之富。人俗豪汰。居官者皆富及累世。及王莽政乱，益州郡夷栎蚕、若豆等起兵杀郡守，越巂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，杀略吏人。莽遣宁始将军廉丹，发巴蜀吏人及转兵谷卒徒十余万击之。吏士饥疫，连年不能克而还。以广汉文齐为太守，造起陂池，开通溉灌，垦田二千余顷。率厉兵马，修障塞，降集群夷，甚得其和。及公孙述据益土，齐固守拒险，述拘其妻子，许以封侯，齐遂不降。闻光武即位，乃间道遣使自闻。蜀平，征为镇远将军，封成义侯。于道卒，诏为起祠堂，郡人立庙祀之。

建武十八年，夷渠帅栎蚕与姑复、楪榆、桮栎、连然、滇池、建伶、昆明诸种反叛，杀长吏。益州太守繁胜与战而败，退保朱提。十九年，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、犍为、蜀郡人及朱提夷，合万三千人击之。尚军遂度泸水，入益州界。群夷闻大兵至，皆弃垒奔走，尚获其羸弱、谷畜。二十年，进兵与栎蚕等连战数月，皆破之。明年正月，追至不韦，斩栎蚕帅，凡首虏七千余人，得生口五千七百人，马三千匹，牛羊三万余头，诸夷悉平。

撰者范晔关于西南夷为“椎结”和“氏种”两大民族的划分，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一脉相承，但对于庄蹠王滇一事，范晔认真进行了史料甄别，作了不同的叙述，如把司马迁提出的庄蹠王滇的时间，从楚威王时改为楚顷襄王时。对于滇王降汉以后，汉族进入滇国故地的情况，范晔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。把滇王国改朝换代，汉朝建立益州郡之后的情况，记述到建武十八年（公元42年）。

后世一些文献古籍，如晋常璩《华阳国志》、唐杜佑《通典》、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、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、明李元阳《云南通志》、清冯甦《滇考》等，亦记载庄蹠王滇的时

间在楚顷襄王时。

第二节 出土文物再现滇国

楚国学者风胡子在《越绝书·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》中说：

轩辕、神农、赫胥之时，以石为兵，断树为宫室，死而龙藏，夫神圣主使然；至黄帝之时，以玉为兵，以伐树木为宫室，凿地。夫玉，亦神物也，又遇圣主使然，死而龙藏；禹穴之时，以铜为兵，以凿伊阙、通龙门，决江导河，东注于东海，天下通平，治为宫室，岂非圣主之力哉？当此之时，作铁兵，威服三军，天下闻之，莫敢不服，此亦铁兵之神。

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载：

益州郡，武帝置，故滇王国。……滇池出铁……胜休（今石屏、建水、峨山）、俞元（今江川、澄江），蒙山出铜。律高（今弥勒南部），石室山出锡。盘町山出银、铅。贲古（今蒙自、个旧），采山出铜、锡，羊山出银、铅……

八



对矿藏的开发和利用，是人类利用自然、开发自然资源的智慧和力量的体现，它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。“据考古资料研究，早期从事采矿业的古代民族为中国人、巴比伦人、埃及人、希腊人，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其他民族，中国人则处于领先地位。”^①

滇王国旧地蕴藏着如此丰富的矿物，有没有自己的“铜兵”时代，在中国青铜文化发展史上写下其光辉的一页，是每一位历史、文物工作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。随着晋宁石寨山、江川李家山、呈贡天子庙、安宁太极山、呈贡龙街石碑村



及曲靖珠街八塔台等地一批古墓群的发掘，陆续出土了上万件青铜文物，不仅证明了古滇王国的真实存在，而且表明滇人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明，历史上的云南实实在在地经历了一个辉煌壮丽的青铜时代。

一 荒山野岭上的古滇国墓群

1. 呈贡天子庙古墓群

天子庙其名，据庙内《重修景帝宫功德碑》记载，汉代以来，当地人在此建造过景帝宫，以纪念“先帝”。其后斗转星移，该庙也历尽沧桑，几经兵燹，明代重修即更名土主庙。清末，当地农民化炳文打着景帝宫旗号进行起义动员，庙宇遂更名为“天子”至今。其地位于昆明市南 15 公里的呈贡县龙街镇小古城乡，南距县城呈贡 3 公里，西距滇池 2 公里。当地农民经常在天子庙内取土平场，时间久了，便暴露出一些古墓葬，致使随葬品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。随着农民取土外流的文物，成了废品收购站的废料。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根据这一线索，确认了天子庙古墓群的客观存在。经过审批，省市两家部门组成了考古发掘队，先后于 1975 年 2 月、1979 年 10 月、1979 年 12 月 4 日至 1980 年 1 月 22 日、1992 年 6 月 29 日至 1992 年 7 月 11 日 4 次发掘，清理墓葬 67 座，编号为 M1 ~ M67。加上第一次未编号的 9 座，共发掘古墓葬 76 座。全部出土文物 300 多件，海贝 1500 枚。经过鉴定，其墓葬年代总体上早于石寨山和李家山墓葬，是古滇王国的早期文化。特别是 M41 墓，随葬品非常丰富：出土文物 310 多件，海贝 1500 枚，绿松石数以万计，全部摆放在椁盖板和椁底板上。M41 墓是值得特别重视的一座古墓。可以说，呈贡天子庙一带是古滇王国的发祥地。对于其地文化的重要性，本书将在后文全面展开。另外，天子庙古墓群出土的文物表明，其墓葬文化

具有连续性，一直沿续到西汉早期。

2. 晋宁石寨山古墓群

古滇王国的古墓群，以晋宁石寨山古墓群最具代表性。

据《晋宁县地名志》载：“石寨山原名鲸鱼山，位于晋宁县城东北 12 公里的上蒜区石寨乡境内，海拔 1919 米”。地处东经 $102^{\circ}42'$ ，北纬 $24^{\circ}43'$ 。东距左卫山 1000 米，东南距金沙山 2000 米，西距滇池东岸的河泊所 500 米，北距小梁王山 3000 米。石寨山距云南省省会昆明市只有 40 公里，从高速路上驱车不足 1 小时。三面环山、一面临水的石寨山，从山顶最高处至地平面为 33 米，南北长 500 米，东西最宽处约 200 米。“此山地形中段较宽，南、北端较窄，西边岩壁陡峭，东面地势平缓，呈斜坡状”。山之中段，环绕着不知建于何时的土围墙，南北长 168 米，东西最宽处为 113 米。自发现此地为古滇王国墓葬主葬区后，文物部门在原围墙的基础上建筑了砖制围墙，圈住了出土青铜文物的大部分墓址。

晋宁县的晋城镇，系西汉时益州郡治所在地。民国十一年（1922 年），当地树“汉益州郡滇池县故址”碑一块，袁嘉穀题，陈荣昌书。益州郡是在滇王国臣服于汉的基础上设立的，为西汉王朝派遣流官进入云南的肇端。1953 年，云南省博物馆接待了一位要求进行古董鉴定的商人，并从他的手中买下了十几件青铜兵器。这些兵器制作精良，纹饰独特，显然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。由于青铜兵器售主是辗转购得，在把文物卖给云南省博物馆时，售主本人也不知青铜兵器出自何处。经过多方打听，云南省文史馆员方树梅（1883~1967）先生提供了有关线索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其家乡晋宁县出土过大批同类青铜器，被当地农民当作废铜变卖。云南省博物馆的孙太初、熊瑛、马荫何三人顺藤摸瓜，经过探测，终于鉴定石寨山为古代墓葬地。